諸史瑣言

諸史瑣言卷十

後漢書二

劉玄傳前鍾武侯劉望起兵　按前書王子侯表鍾武哀侯霸亡後元延二年節侯則以霸叔父紹封其後闕然則望者則之後也

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陽王　舞陽李通傳及光武紀作舞陰

與赤眉戰于蓩鄉注續漢志弘農有蓩鄉　按續志作務鄉

劉盆子傳祖父憲元帝時封爲式侯父萌嗣　按前書王子侯表憲薨哀侯霸嗣亡後萌以霸弟紹封

因擊王莽探陽侯田況大破之殺萬餘人　按前書莽傳

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

庫兵與刻石爲約赤麋聞之不敢入界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疑此文大破之奪一况字遂至與前書乖異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　按前書王子侯表西安侯漢東平思王孫而城陽近屬無封西安者亦無名考者

李憲傳攻殺安風令注安豐縣名屬廬江郡劉攽曰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考證臣會汾按郡國志安豐安風皆屬廬江郡安風爲侯國而安豐則縣也傳言殺令似當從注作安豐　按考證之說似矣然據竇融傳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則融未封之前安風安豐並爲縣注作安豐而正文作安風難定其孰是前志安豐安風皆縣屬六安國

盧芳傳芳復入居高柳注高柳縣名　按續志屬代郡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陳仁錫本此下有注囂音五高反五字此本在前目錄下

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　按前文囂所有者天水安定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九郡此時河西五郡竇融領之武都屬公孫述下文又言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則安定一郡囂未能全有葢囂所據者非復前時之故地矣後志又云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是當時囂所據者實有四郡除河西五郡外葢無武都而有北地與故地殊不同

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注涇陽縣名屬安定郡　按涇陽縣東漢省故續志無

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　按前志天水郡領縣十六與此數合然後文云於是安定北地天

水隴西復反爲囂則當時降者不止天水一郡史文不具耳

囂將妻子奔西城注西城縣名屬漢陽郡　按續志西故屬隴西無城字前志亦無城字此言西城猶云西縣之城耳西城縣屬漢中郡時漢中屬公孫述非囂所有

而田奏李育保上邽　田奏陳本作田弇與上文合是也

上邽續志屬漢陽故屬隴西

於是安定之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　按光武紀言天水隴西復反歸囂來歙傳言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似囂所據止二郡然朝那高平烏氏涇陽西漢並屬安定是囂所據實有安定屬疑北地或亦然也馮異傳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是囂有北地之證

隴西兩郡　按此與上文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甚之語相乖未爲篤論

公孫述傳成將垣副注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爲姓秦始皇有將垣齮　按今史記作桓齮

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閒注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劉於曰案文少一魚字　按魚復縣西魏改人復隋唐因之此奪人字非奪魚字張堪傳注可證

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　按續志河池縣屬武都郡

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　按虜上奪威字馮駿時爲威虜將軍

江州岑彭傳但云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未嘗被虜也

述復令刺殺岑彭　令下似應添一字

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爲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

臧宮所破戰死　按光武紀吳漢斬史興在正月臧宮斬
公孫恢在九月漢斬謝豐之後此總敘於此未得其實
齊武王縯傳歸泚水阻兩川間爲營　泚光武紀作沘是
也
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注宜秋聚名在泚陽縣　按
續志宜秋聚在平氏縣
城陽恭王祉傳春陵康侯敞之子也　按前書王子侯表
敞無謚敞於王莽時奪爵故無謚建武時始追謚也
子考侯仁嗣　前書表考作孝後安城孝侯賜傳亦稱孝
侯
李通傳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注謝承書曰安衆侯劉
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
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　按安衆侯崇前書王子

侯表長沙定王六世孫舉兵爲王莽所滅則安有隨光武河北破王郎之事謝承書多失實此其一也
來歙傳父仲哀帝時爲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　按後文而陛下之外兄也注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然則仲所娶者非光武祖姑恐祖字譌也歙女弟爲劉嘉妻嘉于光武爲族兄故得娶歙女弟
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　按前志汝南無當鄉縣
朱張注張音丑艮反　按張前已音丑羊反此重出而又改羊爲艮
鄧禹傳從至廣阿注劉發　發陳本作奉
從光武追賊至滿陽　光武紀作蒲陽注曰本或作滿陽陳俊傳亦作滿陽馬成傳亦有滿陽按蒲滿古書多譌此

當以作蒲者爲是

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　按王匡已封比陽王不應尚稱定國上公

樊崇爲驍騎將軍　按樊崇與赤眉賊帥尤來賊帥並同名

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　按聖公傳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是爾時已無成丹疑此二字衍

定封禹爲高密侯何義門曰帝王世紀禹字高密仲華之封邑世祖殆以相嘲耶　按禹字仲華未必別號高密皇甫謐之言未可信也

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　怨恨宜更有烏桓字

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　按西

羌傳曰章和元年章帝紀亦在元年書護羌校尉劉盱劉盱蓋卽張紆之譌也

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　按西羌傳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然則號下衍迷字惟號吾乃迷唐父迷吾弟伯父字恐亦有誤

寇恂傳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隗囂於冀　按是時圍隗囂於西城非冀也冀字誤

馮異傳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諷爲尙書注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　按前書無曹竟事聖公傳亦無左丞相前書二字必有誤

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注青山在北地參巒界劉攽曰注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戀　按前志續志並作參䜌巒戀皆非

岑彭傳更始遣立威王張卬　按聖公傳卬封淮陽王而此曰立威者殆先封立威王更封淮陽歟

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注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劉攽曰注長史衍長史是王國官守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　陳本作吏

蓋延傳永將蘇茂佼彊姓名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也

按此注疑本風俗通氏姓篇今左傳作原伯絞

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注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　按春秋隱十年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防本屬宋魯取之後以別於臧氏之防故曰西防則不得曰宋之西防城也平敵光武紀劉永傳並作平狄

臧宮傳宮因從擊大破之劉攽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

按從讀作縱不必改字古書縱字多作從

耿弇傳曰尤來大肜十餘萬衆商推曰尤來大搶皆賊之名號而耿弇傳兩處皆作大形劉植傳伏隆傳亦然未詳

按大形亦賊之名號光武紀與大搶並列非傳文之誤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狂重姓異名　按光武紀注引東觀記作樊重

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攽曰案官無車騎都明衍車子

考證臣承蒼按是時竇憲爲車騎將軍故夔之官轉爲車騎都尉其後憲爲大將夔之官又轉爲大將軍左校尉車字非衍也商推曰愚謂此車騎將軍之都尉劉謂衍文非也　按將軍官屬無都尉恐當以劉說爲是

乃封夔栗邑侯注栗邑縣名屬左馮翊　按前志續志並作粟邑

乃以恭爲戊已校尉　陳本無巳字是也

恭亦終塡牢戶　按恭卒于家似不得曰塡牢戶
銚期傳攻拔樂陽槀肥纍　按前志槀城縣屬眞定國此
傳及郭皇后紀竝作槀無城字攷異以爲省文然縣名似
不可省一字
耿純傳奉迎於育注育縣名　按前志續志竝不見此縣
朱祐傳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舂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
之　按前書王子侯表復陽侯延年長沙頃王子與舂陵
同宗故祐得往來也
杜茂傳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減死一等劉攽
曰案王平顏忠是楚王同時謀反者多連士大夫故杜元
坐之傳寫之誤遂作東平王東平何嘗反也　按劉說是
事在永平十三年四字亦誤
馬武傳獨與武登叢臺注在今洺州邯鄲城中　按唐書

地理志邯鄲貞觀元年隸洺州則潞乃洺之譌也

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爲鄝亭侯注鄝音胡巧又力彫反

按胡巧下奪反字

定封爲揚虛侯敓異曰注不言揚虛所在按漢書齊悼惠王子將閭封楊虛侯　按揚虛當作楊虛縣名屬平原前志誤爲褸虛據水經漯水篇注地理志曰楊虛平原之隸縣知今本地志譌也

竇融傳下詔目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劉攽曰蓼安按文多安字此縣名蓼而已　按前志四縣並屬六安國蓼下無安字續志並屬廬江郡稱蓼侯國亦無安字明此安字乃衍文

目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　按前志六安國屬縣

五六蓼安豐安風陽賨融已食四縣則劉盱所封蓋即六縣爲六安侯國故勳欲以女妻之悉據故六安國也

封勳弟嘉爲安豐侯　按續志廬江郡安風侯國而安豐自爲縣則嘉所封實安風亦融所食四縣之一而其名則不同矣此豐字蓋因上文而誤

遂臨私渠比鞮海　比陳本作北論中亦稱北鞮和紀私作和比作北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　和帝在夏六月按此蓋六月出師七月克敵故銘與紀異也

理兵於朔方　文選理作治按此蓋章懷避諱而改後人因之

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

文選東下有胡字三萬作十萬按是時南單于三萬餘騎

義從羌胡八千騎三萬十萬並非其實

雲輜蔽路　文選雲作雷

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通鑑胡三省注郡國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憲蓋封此　按憲是時辭封詔許之後又封冠軍侯然則郡國志之南武陽侯國非憲所封也

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　安豐應作安風按萬全以列侯而還京師是東漢列侯不皆就國但食其租稅而已

章避葬東國家於外黃居貧蓬戶蔬食　按章乃列侯子何以貧如此疑安風國戶二千後因憲事所削者已多耳

擢章爲羽林郎將注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　按續志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羽林郎比三百石無羽林郎將注引羽林郎爲解然章以貴人故擢用必不爲羽林郎疑郎上奪中字

遷屯騎都尉　按續志有屯騎校尉無屯騎都尉

馬援傳防乃引兵與戰于索西注索西縣名　按前志續

志並無索西縣

嚴少孤注東觀記曰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爲梧

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

安乃將兄弟西　按前書王子侯表梧安侯譽元始元年

封八年免建武三年之梧安侯不詳其爲何人援于建武

四年冬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此云東征豈即指東海耶

習騎射注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劉敞曰

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　按

嚴父余爲揚州牧此當是父之門生故曰故門生也

徵拜侍御史中丞　按前志續志並稱御史中丞疑此衍

侍字

卓茂傳劉宣字子高安衆侯之從弟　按前書王子侯表安衆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父紹封建武十三年侯松嗣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爲侯也較此爲詳惟宣作寵不同

馮勤傳建初八年吕順中子奮襲主爵爲平陽侯　按韋彪傳建初七年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酇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故不復及焉是曹湛已續封平陽何以馮順亦封平陽所未詳也

韋彪傳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　按前書功臣表平陽十世建武二年侯宏嗣以本始子舉兵佐軍紹封十一世侯曠嗣今見是班固撰漢書始于永平而成于建初其時平陽侯曠見在何以又有曹湛豈建初二年曠已先卒亡後而湛又紹封班氏未及詳耶

趙典傳非功臣不封注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　按史記功臣侯表無是語漢興以來諸侯王表曰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語亦與此注異

桓譚傳後賢果風太醫令眞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劉攽曰按傅喜非皇后弟當是嘉讀書記曰董賢求傅氏罪事與前書參差不合高武侯傳喜孔鄉侯晏之從兄弟安得復有后弟名喜爲侍中者也大抵范史事未核　按前書傅喜傳董賢傳外戚傳並無此事又別無傅嘉其人劉氏亦凡揣之詞何說得之

馮衍傳君長據位兩州加㠯一郡注衍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　按鮑

永傳再遷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此言兩州并州與朔方也建武十一年始省朔方刺史屬并州一郡則謂河東

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境注聞更始敗故諸國畔也　按河東郡屬未嘗有諸國此云畔國者謂背畔國家耳注說非

逮至晚世　按孝武時何不得云晚世

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衞青　廣之於靑尙不得云見排

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讀書記曰二十餘年疑有訛否則據位上有脫文也

按二十餘年謂爲更始將軍以迄爲司隸從事耳衍爲將軍在更始二年詔捕王侯賓客在建武二十八年凡二十九年故得曰二十餘年也後自論亦云歷位食祿二十

餘年

夫伏冰之家不利雞豚之家注札記曰畜馬十乘不察於雞豚　按今大學篇乘上無十字本或作百乘或作千乘尤誤

沮先聖之成論兮懇名賢之高風　字典心部懇下引此賦注曰言時人沮敗聖論而懇陵賢風也按此注未詳何氏

鮑昱傳後爲泚陽長　按比陽縣屬南陽前志續志並同此作泚乃沘之誤然比泚亦不同也

鄄僤傳時左隊大夫逯竝　按前書王莽傳作逯竝恩澤侯表作逯普普本作晉晉竝形近未詳孰是竝爲莽大司馬封同風侯後策免就侯位此云左隊大夫殆策免之後復居是官歟

臣謹聖王闢四門　王陳本𡈽

前七年　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注續漢志曰延熹元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　按續漢志稱延熹九年而此注引作元年恐元字誤桓紀亦書于九年冬十二月是紀與志頗合而此稱七年與紀志相乖然楷以九年自家詣闕上疏則是年十二月之事未必即得入疏中所未詳也

襄楷傳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按續志稱六月壬子而桓紀書於秋七月辛卯之後此紀誤

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　延嘉七年三月癸亥事見續天文志

今隕扶風注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郿郿屬扶風　按續天文志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郿又隕

石二皆有聲如雷是扶風郭隕石是兩事桓紀惟書隕石于郭是遺其一注殆因之而誤合爲一事故言郭屬扶風

孔奮傳或㠯爲身處脂膏不能㠯自潤徒益辛苦耳劉攽曰案文益字當在徒字上　按劉說非

張堪傳拜顯爲魚復長注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　按唐書地理志夔州屬縣奉節本人復貞觀二十三年更名章懷注書在高宗時何以尙襲貞觀時舊名耶隋書地理志巴東郡人復舊置巴東郡縣曰魚復西魏改曰人復

廉范傳故事虜人過五千人劉攽曰案虜人當作虜　按虜人疑當作虜入不如劉說

蘇章傳永平中爲奉車都尉竇固軍　按軍下有奪字當是官名

賈琮傳唯寠陶長濟陰董昭　按此即魏志之董昭也

陸康傳轉守桂陽樂安二郡　續志樂安國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永元七年更名按質帝紀本初元年徙樂安王爲勃海王故康於光和元年得守樂安郡也

樊儵傳經傳大之注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粲蔡叔　按粲今左傳作蔡依說文當作粲說詳釋文及孔疏此作粲亦粲之譌與今本不同豈據陸孔改耶

朱浮傳臨人親職　人文選作民此章懷避唐諱改下伯通與吏人語亦同

捐傳世之慶祚　世文選作葉當亦李善避唐改也凡避諱之字後來傳寫有改正者有未改正故參差不同

虞延傳二十三年司徒玉況辟焉　注引謝承書言況爲陳留太守當永平十五年章和元年爲司徒按光武紀建

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爲大司徒二十七年堯章紀章和元年司空袁安爲司徒謝承所言大相乖異足見其謬

梁竦傳感悼子胥屈原已非辜沈身洒作悼騷賦　按子胥死于屬鏤不得以賜夷投江遂謂之沈身也騷屬屈子亦與子胥無涉

張純傳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注臣賢按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戸耳按安世爲大司馬衛將軍實在宣帝時此連言之故不分晰耳

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注臣賢按平帝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

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

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名安得通據純言則祫祭乃漢舊制元始時始為禘祭恐是前書疎耳

鄭興傳將軍據七郡之地注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　按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為河西五郡是時領于竇融不得在七郡之數也嚻之所據可考者天水隴西之外惟安定北地見嚻傳恐此言七郡者誤也嚻傳云區區兩郡與此此尤相乖謬

客揆閺鄉注閺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閿　按閺字本從門從旻說詳前書武五子傳注廣韻閺俗作閿而此注云古字恐非

桓榮傳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　按注引謝承書所言湯守開陽門侯事與郅惲事正同此恐本一事而誤傳也謝

書多譌則當以范爲信

桓典傳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注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劉攽曰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令誤準爲津因轉令爲都尉也典又爲鉤盾令故知其必是中都官也

按靈帝中平元年置八關都尉官其一在小平津見帝紀及皇甫嵩傳即華嶠書所稱平津都尉劉氏蓋未之考及也惟都尉比二千石鉤盾令六百石當先爲鉤盾令後爲平津都尉注文或誤倒

賓客從者皆祗其志行　陳本祗下有宜字

丁鴻傳朔日辛卯　日當詩作月

張宗傳何遽其必敗乎　陳本遽下有策字

度尚傳烏語之人注烏語謂語聲似烏也書曰島夷卉服

按島夷應作鳥夷此引書以證鳥語之人如作島則與此文何涉尚書島夷鄭元王肅本作鳥夷正義曰孔讀鳥爲島知孔傳本亦作鳥後人因傳而并改正文耳據羣經音辨北宋時孔傳尚作鳥

劉平傳楚郡彭城人也考證臣會汾按彭城屬楚國至後漢章帝改楚國爲彭城國則兩漢豈無楚郡之名疑此二字後人妄增也　按下文云楚國劉曠則郡字訛耳非後人所增

承宮傳郇恁考證郇字一本作荀　按黃憲傳作荀

劉般傳同產弟原鄉侯平　按前書王子侯平封安陸侯非原鄉也楚思王子侯者十八人無封原鄉者

趙咨傳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　祗官本作祇

朱祇蕭建送喪到家劉攽曰朱祗案一傳中祇祗不同當

從一　衹官本作秖按秖者衹之俗寫非有二也惟官本作衹從示毛本陳本作衹從衣難定其孰是

班彪傳父穉哀帝時爲廣平太守注廣平郡今洺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　按前書敘傳穉爲廣平相是時廣平爲國非郡也此言太守誤廣平隋開皇初爲縣仁壽元年改爲永年見隋書地理志唐書地理志洺州屬縣永年則此注平字誤也

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注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衞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　衞官本衡按據史通則衞衡乃人姓名二字並有

下迄獲麟注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　按前書武紀太始二年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㠯饋宗廟文言往者是追述前事獲麟在元

狩元年此删去往者云云遂以爲太始二年事殊失其實
使僕中允　允續志作盾
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文選下有衆流之隈汧涌其西句
上反宇邑蓋戴注爾雅曰蓋戴覆也　按爾字乃小之訛
蓋爾寫作尒遂誤爲小也小雅即小尒雅文選注中多稱
小雅此所引乃廣詁今本文選注亦誤爲爾雅矣
罘罔連紘注紘罘之綱　綱當作綱
於是乘鑾輿　按鑾字衍文說詳文選攷異劉氏刊誤亦
云然
鶬鴰鴇鶂注鴇似鴈而大音保　按鴇文選作鴾說文作
鴾從鳥乍聲重文作鮑包聲若從凡聲則與乍聲包聲皆
不合矣廣韻有鴾無鴇玉篇則有鴇無鴾蓋鴇即鴾之譌
體此及玉篇恐皆傳寫之謬非其舊矣

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注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鷳謂鳥也　按文選作白鷴然以揄文竿二句例之當以注中前說為是

至乎三五華夏注三五未詳　文選李善注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于鎬亳也

是以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文選無鳳皇二字以下文例之無者是

鍾離意傳不勝愚戇征營考證征當作怔　按說文無怔字古止作征前書王莽傳作正

何敞傳故鸛鵒來巢注文武之世　武當作成

徐防傳其年㠯災異寇賊策免　按防之免在永初元年秋此傳上言延平元年又言安帝即位而不著永初元年

則其年云者似卽延平元年未免稍疎

袁安傳　湯長子成左中郎　魏志袁紹傳注引華嶠漢書成爲湯次子左中郎下有將字此書紹傳云父成五官中郎將並相乖異

董卓忿紹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紹傳注引獻帝春秋曰卓使司隸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獻紀注引亦同此傳云二十餘人恐二字誤也

周榮傳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　按下文榮自言蒙先帝大恩㠯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是榮舉明經之後嘗爲令長史文不具

陳寵傳永初元年㠯雨水被稼策免　按張禹傳以寇賊雨水策免防勤勤卽尹勤也此僅言雨水被稼文不具

班勇傳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往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　按武帝取匈奴昆邪休屠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是為河西四郡金城郡則昭帝時分天水隴西張掖二縣置東漢初稱河西五郡則并數金城此稱四郡不當去武威而言金城也

楊終傳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注廖子防及光俱為黃門郎　按光防乃廖弟非廖子註謬此傳上文言廖不訓諸子下文言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廖已就國則終所稱黃門郎即指廖子豫廖傳不言豫為黃門郎史文不具耳下文視成任性注引馬防傳云云亦誤

王符傳石山隱飾　石山依注當作山石

仲長統傳撓擾百姓注撓音火高反　火陳本作大前書晁錯傳注亦作火高反

陳敬王羨傳遺詔徙封爲陳王食淮陽郡考證食淮南郡臣會汾按諸本或作淮南或作淮陽皆非前後書志兩漢並無淮南淮陽郡名前漢之淮陽國即後漢之陳國也陳與淮陽既爲一所則徙封陳王之下不須更言食淮陽郡以上下文義參之明是汝南郡無疑也前云徙爲西平王分汝南八縣爲國至此雖徙封陳王而所食租稅仍兼汝南正所以優異之陳與汝南並隸豫州刺史部也下云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又坐削圉宜祿扶溝三縣據郡國志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則監本僅誤一淮字別本作淮陽尤爲謬矣考異淮南當作淮陽和帝紀改淮陽爲陳國遺詔徙封西平王羨爲陳王是其證也淮陽王昞以章和元年薨未爲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羨參攷紀傳左驗明白或疑淮當爲汝者非也後見嘉靖閩本果作淮陽私喜

子言之不妄　按毛本作淮陽與嘉靖閩本同此當以錢說爲是考證所言謬也考淮陽高帝置郡宣帝時始爲國東漢之初當復爲郡建初四年中山王昞徙封淮陽王章和元年薨未立嗣故羨得徙封考證謂兩漢無淮陽郡者蓋據兩志而言而未思漢時實有淮陽郡汲黯爲淮陽太守即其證也和帝紀改淮陽爲陳國下云西平并汝南郡是羨既徙封西平即屬汝南而謂其兼食汝南其信然耶至謂陳國屬縣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爲兼食汝南之證不知淮陽王昞傳言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則新安西華先隸汝南後改屬淮陽耳汝南無新安當即新陽之譌然則新陽西華項宜祿四縣中屬陳國後坐削復屬汝南非陳國兼食汝南也淮陽本不名陳至是始改故此傳於徙封陳王之下復云食淮陽郡初無可疑必欲

謂淮南爲汝南之誤轉滋疑耳

封釣六弟爲列侯注千秋爲新平侯　按郡國志凡縣爲

侯國即屬他郡不屬本國而新平志仍屬陳者當是千秋

國絶其縣仍來屬也

後漢書三

橋玄傳七世祖仁成帝時爲大鴻臚讀書記曰前書百官公卿表無仁名　按前書百官表平帝元始二年大鴻臚橋仁則此傳成乃平之譌何氏但檢百官表成帝時故曰無仁名耳

從同郡戴德學　按前書儒林傳云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此傳戴德當是戴聖之譌聖亦梁人故曰同郡

崔駰傳勒景襄之鍾注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其勳銘於景鍾此兼言襄也　按左傳成十年鄭子罕賂以襄鍾杜注襄鍾鄭襄公之廟鍾襄鍾或用此事然左傳不言銘勳與魏顆事難合爲一也

周穆有闕甫侯正刑注爲周穆王訓暢夏禹用刑之法

按此注本孔傳訓暢本或作訓正非也
黃憲傳林宗曰奉高之器注奉高閎字也　按袁閬字奉
高見王龔傳袁閎字夏甫見袁安傳並汝南人又同時此
文既稱奉高則上文袁閎自應如劉攽所說作閬爲是注
文當亦本爲閬傳寫誤也
楊秉傳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注左傳曰邾庶其以漆
閭丘來奔於是魯多盜臣賢按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
據也考證臣會汾按左傳文公十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
納諸宣公季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但杜
氏注不言莒僕名黎比又與此文不相當　按傳文言魯
多盜自是用邾庶其事庶其黎比疑是古人通假考證引
莒僕事文不相當本不待言其說贅矣
楊賜傳故春秋兩蛇鬬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　按兩蛇

闕於鄭門乃子儀時事注所引洪範五行傳誤屬之昭公
賜爲此語蓋承五行傳之文也班固五行志用左傳說蓋
已正舊說之謬
楊彪傳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　魏志董卓傳注十
世作十一世是也此奪一字
种暠傳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
職相考證監本無相字臣汾會按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爲
太尉皇甫規歷職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嘗爲相也相字
舛誤無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爲字亦誤今姑
仍從宋本　按此言暠爲稱職之相耳非指玄與規也相
字初非舛誤讀者自誤會耳
張衡傳枉尺直尋注如何君子不待其招而妄見也　待
字毛本奪誤作大字在下文於心有猜之下陳本官本作

得以孟子注證之當作待也
我不忍以歛肩注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
考證臣會汾按章懐所引孟子每與今本大同小異此注
二語尤不相合或別有所本　按此疑是孟子注家語或
孟子逸文也
志團團以應懸兮注團團垂貌　按團團文選作摶摶舊
注垂貌善引毛詩曰勞心團團憂勞也今毛詩作慱慱此
傳文陳毛本作團圓非也
執雕虎而試象兮　注引尸子文有訛奪有力者則又願
爲牛與象文選注作有力者則又願爲牛欲與象鬬以自
試跡賤作疏賤
號馮夷俾清津兮注爲水仙龍魚河圖曰劉敘曰爲河伯
龍魚案文伯下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　按爲河伯

言馮夷爲河伯也龍魚下屬龍魚河圖緯書名也

合嘉禾以爲數　禾陳本官本作秀與文選合然此注引說以解禾字則章懷所據本實作禾不作秀

嘉曾氏之歸耕兮注歸耕來日　日當從選注作兮

馬融傳揚金叜而拖玉瓖注蔡邕獨斷日金叜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鬉前叜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友　按叜當作叐字之誤也說文叐巤蓋也讀若范大徐亡范切續書輿服志乘輿金鋄劉昭注引獨斷四寸作五寸下云上如五華形在馬鬛前薛綜注東京賦同段懋堂謂在馬鬛前則正在馬之巤蓋其字本作金叐或加金旁耳叐或誤作叜鋄或誤作鋑玉篇又誤作金騣皆音子公反非也說文叜斂足也雝雝醜其飛也叜从攵兇聲與叐截然兩字注中之無犯反卽大徐之亡范切其音是矣而又云一音

子公反蓋唐時已有誤作嬖者故注家遂有此音而不知其非耳

蔡邕傳不寢寐者七旬官本七作十考證宋本作七旬

按陳毛本並作七旬

邕乃自書册於碑考證册字何焯校本改丹　按玉海四十三引邕傳册作丹酈元水經注十六注亦云邕乃自書丹於碑

立於太學門外注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劉敞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

按舊本論語三碑誤爲二碑故劉氏云然觀注云本碑四十六枚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凡四十三碑是論語實有三碑毛本此注不誤陳本官本並誤矣

荀淑傳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　上也

字衍

荀昱附祖淑傳　案淑傳云淑兄子昱則昱字訛

陳蕃傳營惑聖聽考證何焯校本營改熒　按熒惑字書傳亦有作營者似不必改

黨錮傳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愷也　世說五注引英雄記曰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乂猶古之八元八愷也八乂之名此所無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　世說注引薛瑩漢書列八俊名有荀緄杜楷而無荀昱杜密朱寓作朱㝢

羊陟傳司隸校尉許永考證永毛本作冰監本作水今從宋本　按毛本作永不作冰不知考證何以云然陳本亦作永

范康字仲眞勃海重合人也再遷潁陰令　按荀淑傳云潁陰令渤海苑康似范字應作苑此傳及前敘文並作范與淑傳乖異竇武傳又稱尚書郎苑康而此傳不言其爲尚書郎何也魏志荀彧傳注引漢紀劉表傳注引漢末名士錄並作苑康

郭太傳魏之名賢注親禽顏庚　按左傳作顏庚庚庚形近而訛

所在能治　治官本化

何進傳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　案靈紀皇后紀並稱三年此二字譌

孔融傳拜中軍候劉攽曰案漢官無中軍候唯有北軍中候耳明字有脫誤也刋誤補遺曰郭仲奇碑額云北軍中候祝睦碑云北軍軍中候然仲奇碑中但云拜軍中候不

言北軍與額不同郭究碑亦但以軍中稱之者蓋當時官稱所尙如此北海傳當云軍中候其文例耳無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軍軍中候之稱其辭或省則云北軍中候軍中候云　按續志北軍中候一人六石石本注云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但置中候吕監五營然則北軍中候不得省北字亦不得增軍字碑文所言或當時流俗沿用非其實也　魏志崔琰傳注引續漢書稱融爲北軍中候

左丞祖者稱有意謀　案左丞祖人姓名也又見魏志崔琰傳注中所引續漢書本或於祖上增黃字非也毛本蓋先有而後剜去其痕跡尙可尋今金陵局本反據誤本增黃字失之矣

譬如寄物瓶中注說文曰瓶缶也　按說文缾䍃也瓶缾

或從瓦此注言缶也疑傳寫奪爛其半耳瓶字本或作甋者誤說文無甋字也

皇甫嵩傳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按尙書大傳略說篇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張角等蓋襲取以爲號也

收功於末冬　案靈紀嵩破黃巾訖於十一月非末冬也

封尸刻石　案封尸卽上文所云築京觀於城南也尸本或作凡魏志賈詡傳作尸並誤

因亡去注梁州賊　統三十六郡　魏志注梁作凉郡作部此誤

朱儁傳左髭丈八　按魏志袁紹傳注髭作髮丈八陳本官本作文八袁紹傳亦作文八魏志注作丈八

董卓傳殺護羌校尉泠徵　靈紀泠作伶

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　按此事在中平四年與靈紀合前注引獻帝春秋謂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劫質邊章韓遂殺金城太守陳懿其事則在元年與此傳乖異

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注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

按下字不可解當依魏志卓傳注作京畿諸郡四字

封母爲池陽君置丞令　劉攽曰案漢書內皆言令丞此不合倒之　案魏志作置家令丞

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珌注英雄記珌作毖　按魏志作毖

潁川張咨注獻帝春秋咨作資　按魏志作資

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注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何焯校本榮改策　按魏志引三輔決錄注亦作榮此注錄字下

疑脫注字又封子萌津亭侯魏志注作潜津亭侯

有人書呂字於布上云云　御覽八百二十引華嶠後漢書作書回字

主簿田儀注九州春秋儀字作景　按魏志作景

斬轎送首長安注獻帝紀曰轎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　按魏志稱獨與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與此注云待之過急相反未詳孰是支字難解似當從魏志作友

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注袁山松書曰允謂傕等云云　按子師數語魏志注引張璠漢紀作獻帝語

右中郎將劉範　獻紀劉焉傳及魏志卓傳蜀志焉傳並作左中郎將此右字誤

傕乃自為大司馬注歌謳擊鼓下神祭　魏志祭上有祠字此奪　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　按魏志注作李固

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　按魏志此下有傕將楊奉與傕軍吏宋果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傕衆叛稍衰弱一段

車駕即日發邁注是天子非　非魏志注邪

夜乃潛議過河注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　按舊故河師當有脫字魏志注作有師猶有傾覆

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注太僕端之子也　端陳本官本作瑞考證曰舊本毛本作端按魏志楊阜傳及劉劭傳注引文章敘傳並作端當以舊本毛本爲是

劉虞傳右北平田疇注令疇將衆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則

案止當作上則當作剛魏志可證今魏志剛作岡

公孫瓚傳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注魏志云侯太守妻之以女　按魏志云故太守奇之以女妻焉與此注不同

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讀書記瓚遼西人安得先墓在北芒　按此疑於北芒設位遥祭其先耳下文便當長辭墳塋魏志與先人辭於此此陳勝於范也　趙一清謂遼西亦有北芒未知所據但瓚此時隨劉守詣廷尉不得在遼西也

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魏志此下云鮮卑懲艾不敢復入塞遷爲涿令

中平中日瓚督烏桓突車騎將軍張温討涼州賊　按此中平二年事突騎下疑有奪字或是從字或是屬字魏志云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　靈紀中平五年九月遣中郎將孟益率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張純等十一月公孫瓚與張純戰於石門大破之

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　魏志云遷中郎將封都亭侯　按疑瓚先拜校尉後遷中郎將二史各舉其一耳

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案魏志張燕傳拜平北將軍此蓋誤倒

陶謙傳仕州郡注嘗舞屬謙　按嘗下奪以字當據魏志注補

四遷爲車騎將軍張溫司馬　魏志云舉茂才除盧令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與此不同

下邳闕宣自稱天子劉攽曰紀作闕宣仍云闕黨童子之後此作闕誤　按魏志亦作闕宣

袁紹傳以紹爲佐軍校尉　注引山陽公載記作中軍獻紀注引亦同魏志亦作中軍案時有上軍下軍則作中軍是也何進傳亦作中軍又云淳于瓊爲佐軍校尉與載記

亦不同

執金吾胡母班注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　友魏志注作皮案皮字是漢敘傳楚人謂虎班名班字季皮猶春秋時鄭罕虎字子皮也

又亡人二女　魏志注作亡人子二人案下文云匡抱班二子哭則作二女者非也

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　魏志紹傳注羞作眷

進擊諸賊左髭文八等　魏志注作左髮丈八

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　獻紀興平二年袁紹遣將麴義與公孫瓚戰于鮑丘瓚軍大敗瓚傳同按據此則紹之殺義當在二年之後此敘于二年之前誤也

沮授說紹曰　按沮授說紹蓋用獻帝傳見魏志紹傳注魏志以

屬郭圖而此傳則郭圖實阻斯議正相乖異

乃先宣檄曰　按檄文與魏志注所引魏氏春秋及文選所載多有同異

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　案魏志武紀操破譚尚在三月

無忌游於二壘注左傳作無極　魏志注引魏氏春秋作無極

況我疾類而不痛心耶　疾字疑誤

今仁君見憎於天人　魏志注天人作夫人是也

又與尚書諫之注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　魏志注尤上有爲字傷下有義字

以平先公之恨　魏志注平作卒

以𤀓管蔡之獄　魏志注𤀓作蔽是也

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　郭圖魏志注引漢晉春秋作逢紀按紀與配皆與尚比故紀爲譚所殺郭圖與譚比則妄畫蛇足者當是郭圖然彼注所引原文下有將軍奮赫然之怒一段范氏删之而改逢紀爲郭圖删潤不同故其辭遂異

審配將馮札爲內應　札魏志作禮按此蓋禮書作礼遂譌爲札也

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　魏志公孫度傳奮作武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　日知錄曰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　按黨錮傳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儉列八俊而表列八顧八顧姓名與魏志注中所引張璠漢紀正同蓋當時稱號本有兩說非前後不同也魏志云號八俊則與此書二說皆異其注中漢

紀亦曰八交漢末名士錄曰八友交友疑皆及字之譌

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　何焯校本坐改生按魏志注作陳生

從事中郎南陽韓嵩　案從事中郎六百石將軍屬官見續志時劉表爲鎮南將軍故得有此官屬魏志呂布傳有曹操從事中郎許汜王楷操時行奮武將軍也

劉光尚書令　光上文作先謂亦亦作先

侍中從事鄧義　侍中從事魏志作治中案侍乃治之誤諸州皆有從事員職略與司隸同其功曹從事爲治中從事見續志　義魏志作羲

劉焉傳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　魏志撫上無龍字則撫納離叛云云謂焉也疑此衍龍字

殺中州豪彊十餘人注蜀志曰殺王咸李權等　按蜀志

威作咸
袁術傳天下提挈　下魏志注子
呂布傳二將軍親扶大駕　何焯校本扶改抜按魏志注作拔
王渙傳每食輒弦歌而薦之注古樂府歌曰　按此注所載歌辭不全全篇宋書樂志載之　本自益州廣漢蜀人
宋志作本自益州廣漢民蓋章懷避民作人銜蜀字　少行官學官宋志作宦是　化行致賢宋志下有擁護百姓子養萬民二句肉懷慈仁宋志下有文武備具料民富貧二句　五篇著甲端宋志下有傷殺人比伍同皋對門禁䌸予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決皋詣馬市論六句　念在理寃宋志下有敕吏正獄不得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竿賢哉賢哉我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

得其人臨部居職不敢行恩十句

宦者傳其能者則勃貂管蘇讀書記云勃貂當作勃鞮因齊寺人貂而譌　按章懷注勃貂卽寺人披也一名勃鞮字伯楚是蔚宗原文自作貂非傳寫之誤文選李善注云史記以勃鞮為履貂報任少卿書注亦引史記履貂而今史記作履鞮是史記亦有兩本也

孫程傳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于西鐘下　按下封十八侯而此云十八人未詳其故

儒林衛宏傳光武以為議郎　按許沖進說文解字書稱給事中議郎衛宏此不言給事中者畧也續志云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則宏之稱給事中乃加官也

前書曾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

后蒼　按前書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事蕭奮以授后蒼是奮授卿卿授蒼此云奮授蒼誤

蒼授梁人戴德注德字近君　按前書作延君釋文敘錄同此作近者以形近而譌

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　按前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篇出于魯淹中蘇林注中里名釋文序錄引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並不言是安國所獻未知范氏何所據也隋書藝文志禮類亦云又有古經出自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

傳論猶鞠躬昏主之下注昏主謂獻帝也　按昏主當指靈帝張溫皇甫嵩皆於靈帝時立功也獻帝幼沖卽位初

禰衡傳臺牧者之所貪注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蔡集作掌牧　注掌牧注文盛本作堂牧按文選作掌技掌堂技牧字形相近而譌

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注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　世說注　引文士傳普天作會大此誤也

獨行譙玄傳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閒竄歸家因吕隱遁　前書平紀元始四年二月遣太僕王惲等八人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五年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冬十二月帝崩恩澤侯表常鄉侯王惲望鄉侯閻

遷南鄉侯陳崇邑鄉侯李翕亭鄉侯郝黨章鄉侯謝殷蒙鄉侯逯普盧鄉侯陳鳳八人並以五年閏月丁酉封按當時班化風俗八人於平帝未崩之先封侯且八人未嘗少一人似不得更有譙玄事未終而隱遁之事或玄乃王惲等八人之副惲等先歸受封其所置副留治未竣之事事未終而莽即居攝平王惲作任惲亦傳寫之譌

李充傳太守魯丕請署功曹不就讀書記按魯丕傳丕以永元三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但不傳不云爲博士或是並爲侍中也丕刻作平誤　按下文云延平中特徵充爲博士時魯丕亦爲博士魯丕傳則云永元十三年遷爲侍中免永初二年鄧騭舉丕再遷復爲侍中是延平中丕不在朝安得與李充同爲博士恐此傳魯丕別是一人也

方術傳北海王叔平　按此段全本典論典論前有光和

中三字

東夷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　按檀弓云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豈卽此事乎

穆王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考證臣會汾按魯莊公四年楚武王卒子熊貲立是爲文王時周莊王四年也莊王爲繆王十世孫相去三百餘年安得有滅偃王事此范氏沿襲異聞之誤　按史記秦本紀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趙世家亦載之博物志則云穆王命楚伐之是楚伐偃王之事非盡無稽但非文王時耳當穆王時楚君應是熊勝熊楊其時亦未稱王也秦本紀正義引古史考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不知譙周所據何書楚文王在春秋之初使其同

時有徐偃王不應左傳無一語及之恐周言亦未可信

高句驪傳古鄒大加　魏志鄒作雛無大字而曰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與注所言不同觀後大加小加之稱則無大字者是

優台使者帛衣　魏志作優台丞使者皁衣

南蠻傳和帝永元四年冬漊中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　和紀郡兵破蠻在五年其冬澧中漊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

按此永和元年事帝紀永和元年十二月象林蠻夷叛而書此事於二年春

冬延熹三年　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　於是呂右校令度尚爲荆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

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斿奔走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按桓紀延熹三年冬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荆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與此傳相合而五年又書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辛丑以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討之十一月馮緄大破叛蠻於武陵緄傳亦云延熹五年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没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荆州平定度尚傳亦稱延熹五年謁者馬睦督荆州刺史劉度擊長沙賊軍敗睦度奔走尚自右校令擢爲荆州刺史進擊大破之則是延熹五年事緄傳既不言兩討武陵蠻紀書五年事

又與二傳吻合疑此傳三年乃五年之譌而桓紀三年事乃史駮文而未及删正者也陳孝事紀書於六年與此傳事亦相接

雕題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　按同川而浴尚未見交阯之義王制雕題交趾鄭氏注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卧則僢孔穎達疏卧則僢者言首在外而足相鄉內釋文僢昌戀反周禮典瑞疏僢而同邸者案王制注卧則僢彼僢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此交阯之舊解也

雞羽三十鍭注儀禮矢鍭一乘　按此引儀禮既夕篇今本作猴矢一乘

板楯蠻夷傳桓帝之世板楯數反　紀不書

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　紀在二年

西南夷傳遣將莊豪　莊豪史漢作莊蹻

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考異按許慎與應奉不同時奉仕桓帝朝而慎之卒蓋在安帝之世不得到桓帝也華陽國志作明章之世則與許慎時代相及矣但珍既受業許慎豈能更與應奉同朝傳聞異辭要皆不足信　按許沖于安帝建光元年九月上書云今慎已病是慎尚在也應奉于桓帝永興元年己爲武陵太守距建光元年凡三十年雖隔三朝尚不甚相遠或珍耄而好學故先從慎受業後更從奉游未可遽斥其誤也

滇王傳追至不韋注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劉攽曰資當作實　按郡國志注作居則資乃居之譌不當作實

哀牢夷傳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　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内屬　光武紀建武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内屬卽此事也按建武時哀牢旣内屬何以永平時又稱哀牢王柳貎遣子率種人内屬大約賢栗乃哀牢之別種故其種人若柳貎時戸止二十分之一口止三十分之一且賢栗内屬但封爲君長柳貎則置爲縣其事亦不同也

邛都夷傳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　光武紀作任貴前書亦作任貴

姑復夷復叛　按姑復縣名屬越巂郡

蘇祈叟二百餘人注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巂郡　按續志作蘇示前志同

莋都夷傳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　和帝樓

作䅉
齎黄金旄牛毦　按毦從耳與眊異各本並誤
攻寮闕　紀志作靈闕
靈帝時以蜀郡屬國都尉爲漢嘉郡　紀志皆不及此晉志云漢嘉郡蜀置宋志漢嘉令劉氏立爲漢嘉郡
冉駹夷傳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云　紀志亦不及宋志云劉氏又立
西羌傳遂伐西落鬼戎注周王季　按周王季當作周公季歷
更伐始呼翳徒之戎注捷其三大夫　按捷當作獲
秦伐義渠虜其王注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　按當作三十三年
義渠侵秦至渭陰　史記表作渭陽紀作渭南

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於洛　史記不載此事

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　按史記年表乃惠王七年事自義渠侵秦至渭陽至此首尾百年

義渠遂臣于秦　惠王十一年事

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後二年義渠敗秦師于李伯　史記無此二事

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　按此上文云後八年又云後二年此又云明年凡十一年而史記自義渠臣秦至此爲十四年

演良傳自燒當至演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　按上文云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與此語相矛盾

非帝者之功注將軍趙括與六十萬人請降　按括死而軍始降此誤

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　紀在冬十月

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覇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

紀在秋

而遭元元無妄之灾衆羌內潰　按元元當作元二謂永

初元年二年也

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戀北界　按戀當作䜌注同

領護羌校尉𤰞琚追擊玄等　按上文言馬玄遂疑此玄

下有奪字是時趙冲爲護羌校尉而又有領護羌校尉未

詳其故

復以段熲爲校尉　按桓紀延熹七年冬十月護羌校尉

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八年春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

之六月段熲擊當煎羌於湟中大破之三事此傳皆失載

又靈紀建寧元年春使護羌校尉段熲討先零羌熲大破

先零羌於逢義山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復破先零羌於涇陽二年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大破先零羌於射虎塞外谷東羌悉平此傳不書蓋下有事已具熲傳語故不詳然敘於永康元年之下年月亦不符

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　按此事在永康元年其時熲爲護羌校尉非破羌將軍也且所破者西羌非東羌也建寧元年熲破先零羌始拜破羌將軍至二年而東羌始平此處殊欠分晰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按事已見前此重出

西域傳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按耆字衍說詳王氏漢書雜志

拘彌國居寧彌城注續漢書曰寧彌國王本名拘彌　按

前書扜彌國王治扜城今名寧彌扜拘形近不知孰誤魏志注引魏略作扜彌

德若國　前書無

自皮山西南經烏耗　按耗當依前書作秏

安息國居和櫝城　前書作番兜城

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　章紀云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與此不同

大秦國一名犂鞬　犂鞬前書作犂靬魏志注引魏略作犂靬

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　二百餘日漢書作可百餘日魏志注引魏略作二百餘日

天竺國一名身毒　前書作捐毒

東離國　按此國及下文粟弋國嚴國漢書無魏志注引

魏略東離作車離嚴作巖

疏勒國疏勒王與漢大都尉于獄中　按上文拜臣磐爲漢大都尉而此言疏勒王與漢大都尉其文相牴牾

焉耆國居南河城　前書治員渠城按南河漢書考證引此作南柯未知所據何本

南匈傳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注屬國胡數千畔在參巒　按巒當作欒下同　又遣母樓且王求人五原　按盧芳傳母作無此作母乃毋之譌且下奪渠字王下衍求字

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　按前書匈奴傳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是劉颯是更始所遣非建武六年事此傳誤也陳遵傳亦云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

與使匈奴

對使者辭語悖慢 按注引更始二年事在韓梲報命之前此范氏序次失序不必謂是章懐之誤

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 光武紀十四年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將報命注中郎將劉襄也按此事失書

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 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莫鞮日逐王比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與此傳異乃紀之誤

遂斂所主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 按八郡當八部下文云八部大人是其證也

元初元年 按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 按六年當作八年

秋吾斯與莫鞮臺者且渠伯德等復掠幷部注莫鞮或作莫鞬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　按紀作莫鞬

五年右部醢落與休著各胡　休著各紀作休屠如

内暴滋深注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云云　按韓統報命乃六年事云二年誤

烏桓傳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　魏志注魏書旦作且九百二十二人作九千餘人

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　魏書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illegible]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

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注甯城縣名　續志上谷屬縣甯無城字

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　按明紀永平元年遼東太

守祭彤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魏志引魏書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爲寇害遼東太守祭彤募殺志賁遂破其衆卽元年事也

秋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　按南匈奴傳永元七年封鮮卑大都護蘇拔廆爲率衆王鮮卑傳永寧元年封鮮卑大人烏倫爲率衆三是率衆王是鮮卑非烏桓然烏桓自有率衆王第不知何時所封

戎朱廆　魏書朱作末

鮮卑傳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　魏書歆作欽

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　按趙稠紀作王稠匈奴上奪使字

續漢書志

律歷志上音不可書㠯時　按宋書作音不可以書曉疑此㠯字誤倒在書字下曉誤爲時

律歷志中爲歷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　宋書作歷當以甲寅爲元不用庚申按此志當以二字誤爲用字故遂難通

術術無常是㠯承秦歷用顓頊　宋書作術無常是句漢興承秦歷用顓頊按宋書是

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　按黃帝二字當依宋書作昔字下文言漢事此不當云黃帝也

而光晃歷㠯考靈曜　宋書下有爲本二字

律歷志下中星㠯日所在爲正往往遂開治亂　開宋志作

闕禮儀志上絳領袖緣中衣絳袴絑　說文絑純赤也玉篇同按絑乃純赤之色非服飾之名疑絑下有奪字

禮儀志中舞僮二佾注周禮曰翌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玄曰翌赤草染羽爲之也旱暵注陽也　按翌舞上當有奪字今本周禮翌作皇注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與此所引絕異旱暵注陽也五字疑亦有奪誤

拜諸侯王公之儀注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　按安紀永初三年夏四月丙寅大鴻臚九江夏勤爲司徒與此年月迥殊恐漢儀所載有誤元初六年時司徒乃劉愷非夏勤勤以元初二年十二月己酉罷拜罷皆書月日紀當無誤

注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　紀作癸丑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鍾

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弦宮處于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正義曰按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注從八能之士謂選於天下人衆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調黃鍾者縣黃鍾於子其呂大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律管陽也又有六呂爲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樂器之聲調五音者金爲鍾革爲鼓石爲磬竹爲管絲爲弦皆有聲變舒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調者聲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聲弘殺緩急凡黃鍾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已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調五行者五行謂五英調律歷者

律歷謂六莖也謂陰陽者謂雲門咸池謂正德所行者謂
之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此鄭云五英謂顓頊樂名云六莖
者帝嚳樂名按八能之說此志所注所引樂叶圖徵皆不
明晰故引禮記以證之然此乃讖緯家言東京崇信圖讖
故有八能言事故事未必有所受之也

甲作食殈　殈玉篇廣韵並云古文凶說文無

祭祀志下迎春　三時不迎讀書記曰三時不迎自漢始
　按上文言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
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立春之
日迎春於東郊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先立秋十八日迎
黃靈於中兆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立冬之日迎冬於北
郊其服飾歌舞甚具注引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
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是四時之迎至建安中尚行之禮

儀志亦云先立秋十八日迎氣於黃郊立秋之日迎氣於白郊五行志四時迎氣有靈帝西郊事立冬之日迎氣於黑郊惟立夏之日不言迎氣於赤郊當是闕文耳然則漢時未嘗廢三時之迎而此三時不迎明與前文乖異

天文志上軒轅始受河圖鬭苞授規日月星晨之象困學紀聞曰鬭苞似是人氏全謝山云河圖苞恐是緯書名目故曰受深寧疑爲姓名者非萬氏集證按劉恕通鑑外紀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臾蓲占星鬭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有星官之書命義和占日尙儀占月車區占風鬭苞與鬼臾蓲等並稱五官其爲人名氏可知或曰鬪苞受河圖篇名見文選石正容與孫晧書注志蓋誤鬪爲鬭也　按或說是授亦當作受句絕規字屬下句文義方明通鑑外紀及羅泌路

史引此文日月上並有正字然深寧所引亦與此同恐劉羅皆以意增也

所以除穢而布新也注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　今本晏子無此段

又一曰景公彗星出而泣　按景公有彗字晏子其文甚繁

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　按范書吳漢傳稱護軍高午疑此衍將軍二字

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考證臣永祚按公孫述在西南北字疑誤　按北字恐是涉下文而衍

天文志中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去　明紀注引伏侯古今注曰彗長三尺所見三十五日乃去與

此異

後廣陵王荆與沈涼　荆傳不言沈涼事

司徒虞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弘等交通　公孫弘

見范書虞延傳黃初名姓延英二傳皆未見

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巂唐城　按范書西

南夷傳作哀牢王類牢巂唐作巂巂唐縣名屬永昌蓋此

志奪誤也

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

侯馬光有罪自殺　按范書和帝紀永元六年春正月己

卯司徒丁鴻薨二月許侯馬光自殺秋七月京師旱與此

志異

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成王宗皆薨　范書樂成王

傳宗作崇范紀失書宗薨

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遵叔元茂等　范書章傳不言王
遵叔元茂
五月丁酉沛王牙薨　牙范書紀傳並作正
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爲濟陰王目北鄉侯懿代　按安
帝紀北鄉之立在安帝既崩之後非廢太子而以北鄉侯
爲太子也疑此誤
使匈奴中郎張國　郎下當有將字
又定遠侯班始尙陰城公主堅得　范紀注引東觀記名
賢得
後一年會稽海賊會於等千餘人燒句章　會於一本作
曾于　按范書順紀作曾旌於于恐皆誤
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　章何范書作章河
天文志下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　殺蕃武等　范書

帝紀作辛亥作丁亥

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功盜賊苴康　范書紀作陳夤

已巳車騎將軍何苗爲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范書紀已巳作庚午

五行志一光和　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　范書靈紀引此作四十餘間

五行志二十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閤及黃門北寺火殺人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范書桓紀在十一月

范書紀注引此火作災

庚戌樂城門災延及北闕道　范書紀注引此樂城門作樂成殿北闕下有度字

更外迎濟北王子犢立之　范書作北鄉侯懿安紀注云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犢今懿蓋二名按天文志中亦稱北鄉侯懿何義門以爲懿是改名不旨畜牲之意是也

時直臣何敞旨爲羽孽似鳳翺翔殿屋不察也　旨范書敞傳證之不察上當有不可二字

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近赤祥也　范書紀注或大如手無近赤祥也四字有五行傳云棄法律逐功臣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數語

五行志三二年大水注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則水不爲災也　五行志一和帝永元六年注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

雒陽寺録囚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
去旱得水無救為災按兩處注相矛盾
延光三年大水　紀云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三十六雨水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　紀注引此文有云
時出大魚二枚各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此志別在後
三年秋雒水出　出上當有溢字
四年夏郡國三水　紀云郡國七大水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注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
沛彭城下邳東海瑯邪則是七郡　按紀云郡國七大水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　紀云是歲郡國二十八大風雨雹
二年雨雹　紀云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
三年雨雹　紀云是歲京師四十一雨水雹
三年　延光雨雹　紀云是歲京師及郡國三十六雨水疾
風雨雹

和帝永元四年蝗注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
歲水旱蝗蟲爲災　按本紀是　夏蝗注失引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　紀云夏四月六州蝗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　紀云三月十州蝗按注引
古今注曰郡國四十八蝗三處互異
七年夏蝗　紀云八月丙寅京師大風蝗蟲飛過落陽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　紀云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五行志四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紀
永初七年不言正月壬寅地震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　紀在十一月疑此
衍一字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　庚申當以紀作丙申爲
是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　都字疑衍或是部字之誤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紀云北海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紀云京師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　紀作己未按紀文上書二月辛亥朔則不有辛未辛乃己之譌也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紀云戊寅又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　紀不書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恆山崩　紀作河東垣山崩注垣縣今絳州縣也按紀是也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西漢屬常山郡東京屬中山國距河東甚遠也

延光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嶲山崩　紀不言蜀郡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乙巳紀作己巳按紀文上書五月甲戌晦又書六月戊寅戊寅爲六月四

日下距乙巳二十八日如六月大建則乙巳爲七月朔此不言朔乃二日也下紀文又書甲子甲子七月二十一日也後五日方爲己巳紀書己巳於甲子之前明是乙巳之誤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　戊申紀作甲戌

六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紀不書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拔大風拔樹紀皆不書惟書大風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師大風拔樹　紀作三月癸亥京師大風此二字譌

五行志五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illegible]弓箭射北闕注引風俗通言劭時爲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拔鄧盛於中平元年爲太尉則夜龍事當在是年

五行志六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郡以聞注本紀郡尉翊以聞　范書本紀無此語當是司馬本紀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本紀乙未作乙亥十三年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紀作壬辰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元和當作章和方與紀合上文注引古今注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日有蝕之所以補司馬之缺此不作元和明甚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紀乙亥作乙巳按紀文下書乙卯壬戌則作乙巳爲是鄧太后崩注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　按下文云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則去年二字有誤考本紀地震日蝕同在六年　建光二年鄧太后崩　按和熹崩在建光元年且建光止一年即改延光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紀作庚申晦按紀文上書丁酉乙巳則作庚申者是

六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　按紀作癸丑朔下文又書辛丑辛亥癸酉朔癸丑朔是月並不得有辛亥未詳孰誤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紀作三月丁卯朔按此疑是涉下文而誤

日拖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按諸災異紀皆不書惟初平元年白虹貫日書

郡國志一河南尹　梁注呂陽人地　按此文不完據秦本紀地下當有賜周君奉其祭祀七字考證齊氏已言之

滎陽注楚潘黨逐魏錡及熒　熒下奪澤字

鞏有湟水注左傳昭二十三年王子猛居于湟　按左傳作皇

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鄤子杜預曰縣東南有蠻城　按左傳作蠻氏

河內郡朝歌注有鹿腹山　袁紹傳腹作腸注引續志亦作腸則腹字誤魏志注作埸

左馮翊池陽注郭璞曰縣瓠中是也　按爾雅注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此注刪去五字以縣字起則文不完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　按司隸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并者河南一故市河東四左邑長修狐讘騏京兆四船司空下邽南陵奉明馮翊九櫟陽翟道谷口鄜武城沈陽襄德徵雲陵扶風六渭城盩厔郁夷好時虢蔡然下邽桓帝時復在永和後故司馬不載好時侯國耿弇所封弇卒子忠嗣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延光中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豈良協皆不永年協又無後至永和

中國已除耶

郡國志二潁川郡襄攷異曰前志無此縣　按襄疑郟之訛前志郟縣此志未見晉武帝分潁川立襄城郡統縣七郟其一也見晉書地理志是晉時尚有郟縣水經汝水篇注魏青龍元年有龍見於郟之摩陂此魏有郟縣之證其爲承漢魏之舊爲復置雖並無明文而光武紀十七年有五鳳凰見於潁川之郟縣在六年省并省西百餘縣之後可見郟縣在東漢時未經省并志不應不載　又襄下云有養陰里攷水經注汝水篇云又東逕沙亭南故養陰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襄城有養陰里京相璠曰在襄城郟縣西南是養陰里實在郟縣尤爲確證而酈氏引稱襄城者恐是涉下文而訛　襄縣爲前志所無晉以後志亦未見此縣名恐涉下襄城而訛耳馮魴傳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郟賊延褒等三千餘人攻圍縣舍是建武八年

輪氏建初四年置考證臣召南按前志潁川郡有綸氏疑縣不自建初置也但前志作綸此志作輪按本書陳寔傳亦作輪　按疑置字爲復字之訛

汝南郡北宜春　前志無北字

思善侯國　按前志城父莽日思善此侯或襲其名

陳國扶樂　前志無按光武封劉隆爲扶樂鄉侯在建武十七年是扶樂本鄉名也隆於十九年被交阯還改封長平侯阜陵王延初爲淮陽建武三十年已汝南之扶樂縣益淮陽國今傳誤爲扶桑則不知何時爲縣先屬汝南後屬陳國也

右豫州刺史部郡國六縣邑侯國九十九　按豫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并者潁川四郟疑誤爲郟見上襄嵩高成安周承休汝南六陽城歸德安昌博陽成陽定陵沛十軹與

建成栗扶陽高高柴漂陽東鄉臨都祈鄉前漢無而後漢
增立者汝南五征羌思善褒信原鹿定潁梁一 穀熟陳、二
扶樂武平又潁川之襄疑爲郟之誤說已見前
鉅鹿郡南䜌 前志作南䜌此本誤也陳本不誤
常山 欒城 前志無按前志眞定國有稾城縣建武十
三年以眞定屬常山而志無此縣疑欒城乃稾城之誤魏
書地形志鉅鹿郡領縣稾城前漢屬眞定後漢屬晉罷太
和十二年復此其確證也前志趙郡統縣並列欒城稾城
唐以後因之
安平國阜城故昌城攷異按前志昌城縣屬信都郡而勃
海郡亦有阜城縣 按魏書地形志武邑郡阜城前漢屬
勃海後漢屬安平是阜城卽前志勃海郡屬縣而司馬氏
曰故昌成者蓋西漢昌城本分勃海阜城之地以爲侯國

而別屬信都東漢廢昌成入阜城而仍屬信都故司馬氏云然也說互詳漢書地理志內

觀津商搉司馬氏無注按當注云故屬清河建初四年㠯清河之觀津益樂成　按前漢觀津本屬信都不知何時改屬清河至建初中又來屬故司馬氏略之而不言

經攷異曰前志無安平孝王得子理封經侯　按前志鉅鹿郡堂下注曰嘗分爲涇縣涇經聲同形近則亦承前漢之舊也

右冀州刺史部郡國九縣邑侯國百　按冀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并者魏四郎裴武始邯會邯溝鉅鹿二十一廣阿象氏宋子臨平貰新市安定敬武歷鄉樂信武陶柏鄉安鄉及故廣平國之張朝平南曲曲梁廣鄉平利陽臺城鄉常山九石邑桑中封斯樂陽平臺稾城肥纍縣蔓

中山三深澤新處陸成安平都故信八歷辟陽經高隄樂鄉
平隄西梁東昌河間一侯井清河八清陽信成煮題東陽
信鄉繚棗彊復陽勃海十三千童定中邑高樂參戶柳臨
樂重平修市景成建成章鄉蒲領

郡國志三陳留郡已吾有大棘鄉有首鄉注左傳宣二年
鄭敗宋師大棘杜預曰在襄邑縣南左傳桓八年齊侯師
于首止杜預曰在襄邑縣東南有首止城考證臣召南按
此二鄉注皆應在上文襄邑有承匡城之下大棘首鄉皆
襄邑地非已吾地也不知何以脫入於此又首鄉注左傳
桓八年齊侯師于首止應作僖五年齊侯會于首止杜預
曰有首止城應作有首鄉　按劉昭注例凡引杜預注在
本縣下者皆曰在縣云云此二鄉不在本縣之下故曰在
襄邑縣云云初非奪誤下文考城故菑注引杜預曰戴在

外其東南郎其例也齊說非至桓八年云云乃桓下奪十字亦不應如齊說首止城應作首鄉據桓十八年傳五年兩注自當以齊說爲是

圉注前書今高陽　按今字難通當是過字前書高紀云沛公西過高陽

東平國壽張故聚屬東郡　按聚字衍

泰山郡鉅平侯國有亭禪山注郎古所謂禪亭亭者也

按有亭禪山當作亭亭山前志云有亭亭山祠禪字蓋涉注而訛

嬴有鐵山茌侯國攷異曰山字當是連下句山茌縣名也

按晉宋魏三志並作山茌魏志太原郡領縣山茌二漢晉屬泰山後屬此可㠯證錢說今前書亦無山字各家皆無說

右兗州部刺史郡國八縣邑公侯國八十　按兗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陳留二成安長羅東郡四畔觀黎利苗樂昌泰山十肥城柴東平陽蒙陰華乘丘富陽桃山桃鄉式山陽十三薄都關城都黃爰戚郜成中鄉平樂鄭甾鄉栗鄉曲陽西陽濟陰三呂都葭密秺前漢無而後漢增者陳留一已吾東郡一穀城泰山二金鄉防東濟北一成　商榷云案前淮陽國屬兗州今續志無其縣有入陳留者　按淮陽國後漢改爲陳國屬豫州其入陳留者止圉扶溝二縣

東海郡合城攷異前志有合鄉無合城晉書地理志東海亦爲有合鄉縣此城字必鄉之譌　按魏志蘭陵郡領縣合鄉二漢晉屬東海後屬此足以證錢說之確

右徐州刺史部郡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二　按徐州部屬

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東海十五平曲蘭祺山鄉建鄉容
丘東安建陽于鄉平曲都陽郚鄉武陽新陽建陵都平瑱
邪三十九梧成靈門虛水臨原祓柜缾邦雩㽕雲計斤焆
皐虞橫魏其昌兹鄉箕椑高廣高鄉柔即來麗武鄉■鄉
新山高陽昆山參封折泉博石房山愼鄉騶望安丘高陵
臨安石山故城陽一慮故泗水二泗陽于下邳故臨淮十
三𠩄猶開陽贅其富陵西平高平開陵昌陽廣平蘭陽襄
平海陵樂陵至東海之合城爲合鄉之誤說已見上西海
爲海曲何氏錢氏之說並同自可從也
郡國志四樂安國注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攷異按文當
云高帝置不應有西平昌其爲衍字無疑後讀宦香傳彭
愷爲西平昌侯注云西平昌縣屬平原郡乃悟此三字當
屬上文平原郡而平原郡九城當爲十城因此三字錯入

樂安注中校書者遂改十爲九以合見存之數耳　按宋志平原太守領縣平昌令漢舊縣後漢晉太康地志曰西平昌亦其證也

北海國注地道記曰養澤在西幽州藪有萊山萊王祠

按前志琅邪郡長廣下原注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西幽州藪此不注於長廣而注于此何耶養上奪奚字

右青州刺史部郡國六縣六十五　按青州部屬縣前漢有西役漢省者濟南三陽丘猇宜成平原九重丘羽瑗阿陽朸合陽樓虛龍雒安樂安鞂　千　九東鄒溼沃平安建信琅槐被陽高昌繁安延鄉北海十八劇魁瓡平望平的柳泉樂望饒斟桑犢平城密鄉羊石樂都石鄉上鄉新成成鄉膠陽故高密一石泉成鄉故膠東三昌武郁秩鄒盧故淄川二劇樓鄉東萊九腄平度臨朐育犂不夜當利陽樂

陽石徐鄉齊六鉅定廣饒昭南北鄉平廣臺鄉前漢無而
後漢增者東萊一葛盧
右荊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　按荊州部屬
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南陽四杜衍新都紅陽樂成南郡
二郢高成江夏二襄（此志潁川有襄）鍾武桂陽一陰山武陵二無
陽義陵前漢無而後漢增者南陽三成都（前志山陽有城都）襄鄉
南鄉江夏二平春南新市零陵二洮陽昭陽桂陽一漢寧
武陵二沅南作唐長沙一醴陵
會稽郡章安故治　治當作冶按前志作冶宋志州郡一
臨海太守下引續志作冶而州郡二建安太守下則云本
閩越秦王立爲閩中郡漢武立爲冶縣張勃吳錄云閩越
王冶鑄地故曰安（曰安二字難曉疑是曰冶案三字之誤）閩王冶此不應偏
以受名蓋越句踐冶鑄之所故謂之冶乎據此則字當作

信作治者誤也

東部侯國攷異按宋書州郡志侯官前漢無後漢曰東侯官屬會稽此東部侯國當是東侯官之譌漢時未見有封東部侯者也又鄭巨君傳注引太康地志云漢武帝名爲東治後改爲東侯官是章安爲回浦東侯官爲治各不相涉太康志本自瞭然志以章安爲故治疑未可信　按東部侯國乃東部侯官之譌侯譌爲侯而不知者并改官爲國耳張掖屬國龜茲屬皆有侯官侯軍侯官官舍也續志軍侯六百石此軍侯之官舍故曰侯官志中左騎千人官武威千人司馬官千人官張掖屬國凡稱官者其義同也此乃會稽東部都尉之侯官鄭宏傳注引謝承書鄭吉之弟爲東部侯吉當宣帝時已有東部侯特未立爲縣後因舊名爲縣故曰東部侯官亦稱東侯官吳志孫亮䟫爲侯官侯

見孫休傳又虞翻傳有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是其證也通鑑注引隸釋云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候官故治閩越地武帝更名于文乃足此郡之末有東部侯國四字郤是衍文侯與候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錯亂是宋人已見此惟以為衍文恐未必然此疑是錯簡字又傳寫誤耳然章安下之文宋志所引已然則其誤久矣晉志建安郡下云故秦閩中郡漢武帝滅之徙其人名曰東治後改為東城後漢改為侯官都尉侯官當為候官之譌隋志建安郡下云閩舊曰東侯官唐志福州候官武德六年置此東候官之名歷見諸志不可泯也史記東越傳都東治索隱曰韋昭以為在候官今本亦譌侯官韋昭亦以侯官為故治其說又在太康地記之前不應司馬氏反未見及此恐是蕭梁以前其傳寫錯誤耳舊唐書志地理三臨海漢回浦縣

屬會稽後漢改爲章安吳分章安置臨海縣閩漢冶縣後漢改爲侯官都尉其說與太康記相合惟侯官作侯誤與晉志同

右揚州刺史部郡六縣邑侯國九十二　按揚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九江四橐皐東城博鄉建陽丹陽一宣城廬江三樅陽湖陵邑松茲會稽一錢唐前漢無而後漢增者會稽一永寧豫章三石陽臨汝建昌至會稽之東部侯官即前漢之冶章安即前漢之回浦說已見前

郡國志五漢中郡錫有錫春秋時曰錫穴注左傳文十一年楚伐麇至于錫穴　按前志錫注應劭曰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左傳作錫釋文錫音羊或作錫星歷反是前後志既不同左傳又有二本未詳孰是惟此有錫之文必有所據則似錫字爲長

房陵注巴漢志曰建安十三年別屬新城郡當作置 按蜀乃屬之譌文不當爲置

巴郡充國永元二年分閬中置 按前志巴郡有充國縣而志云云者當是永元之前充國已廢入閬中和帝復置耳

蜀郡汶江道注孝安延光三年復立之以爲郡 按本紀無立郡事史記西南夷傳冄駹爲汶山郡集解應劭曰今蜀郡汶江後漢書西南夷傳冄駹夷者武帝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考董卓於桓帝末爲蜀郡北部都尉是爾時尚未立郡之證恐華陽國志誤也

八陵 前志作蠶陵按安帝元初元年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注蠶陵縣屬蜀郡是八陵乃蠶陵之譌

越巂郡闟　前志作闟宋書作蔺云漢舊縣作闟段懋堂
曰華陽國志作闟蓋字作闒而音闟今集韵類篇失此音
按闟之爲闒恐直是傳寫之誤
廣漢屬國都尉注故北部都尉屬蜀郡　考證臣召南按
屬蜀郡應是屬廣漢之訛陰平甸氏剛氏三道舊屬廣漢
陰平道劉廣漢北部都尉治也前書可證　案安帝紀永
初二年分廣漢北部爲屬國都尉即此注所謂安帝時以
爲屬國都尉別領三城也齊說是都尉二字攷異以爲衍
文蓋志中屬國下並無都尉字也
蜀郡屬國　後漢西南夷傳靈帝時以爲漢嘉郡
右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一百一十八　按益州部
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漢中三句陽武陵長利[illegible]二
郁鄢堂頂牂牁一都夢越巂一灊街益州一來唯前漢無

而後漢增者巴三平都宣漢漢昌廣漢一德陽犍爲一漢安永昌二哀牢博南至荷節疑即符之譌八陵疑即鐔陵之譌也

張掖屬國注安帝時別領五城考證臣召南按下列候官左騎千人司馬官千人官皆名非城名也前志張掖領十縣後志領入城其居延別爲居延屬國顯美改屬武威郡未知張掖所領之五城爲何名也　按候官以下雖是官名而各居一城城即以此爲名如武威之左騎千人官居十四城之一上郡之候官居十城之一可見其各居一城至五城而僅列其四者其一即屬國城合之爲五城上郡之龜茲屬國與候官各爲一城同在十城之數此其證也吳志虞翻傳太守王朗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其所言候官即會稽東部都尉之候

官自有城自有長而即以候官爲名亦城無別名之證

右涼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候官九十八　按涼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隴西一予道漢陽故天水六街泉戎邑道罕幵縣諸道清水奉捷武都三平樂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安定十一復累安俾撫夷涇陽臨涇鹵陰密安定爰得眴卷月氏道北地十三馬領直路靈武眴衍方渠除道五街歸德回獲略畔道郁郅義渠道大叜酒泉一天陝前漢無而後漢增者隴西一鄣漢陽一顯親武威一左騎千人官酒泉一延壽張掖屬國五城

五原郡河除　前志作河陰

右并州刺史部郡九縣邑侯國九十八　按并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土薫一余吾太原二葰人汾陽上郡十圖獨樂陽周木禾平都淺水京室洛都襄洛原都推邪

高望雁陰道望松宜都西河二十二富昌騶虞鵠澤徒經廣田鴻門宣武千章增山武車虎猛穀羅饒方利陽成臨水土軍西都陰山觬是博陵鹽官五原六固陵蒲澤南興稒陽莫䵣河目雲中四陶林楨陵犢和陽壽定襄大都武襄陰武皋定陶武要復陸雁門一沃陽朔方六脩都臨河呼遵窳渾渠搜臨戎前漢無而後漢增者上郡一侯官雲中一箕陵

右北平郡上垠　前志作土垠

右幽州刺史部郡國十一縣邑侯國九十　按幽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涿十五穀丘容城廣望州鄉樊輿成利鄉臨鄉益昌陽鄉西鄉阿陵阿武高郭新昌廣陽一陰鄉代五延陵且如陽原參合靈丘上谷四泉上夷輿日居茹女祁漁陽三要陽白檀滑鹽右北平十二平剛石

廷陵賫字白狼夕陽昌城驪城廣城聚陽平明遼西六且慮新安平柳城狐蘇文成絫遼東三遼隊武次西安平樂浪八吞列東暆不而蠶台華麗邪頭昧前莫夫租前漢無而後漢增者樂浪一樂都

右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　按交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鬱林一雍雞九眞二都龐餘發前漢無而漢漢增者南海一增城蒼梧一鄣平交阯二封谿望海

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　按最前漢縣爲後漢省并者四百五十七建武後復置者二十馮翊三祋祤郃陽粟邑扶風二武功杜陽潁川一綸氏汝南二富波宜祿清河一靈勃海一陽信東海一贛榆北海六淳于朱虛昌安夷安壯武下密南郡一鄀代一北平邑上谷一潘此省并之大數也

文所省縣漸復分置　按已省而復置者凡二十而舊無
增立者凡五十二

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　按以前所標每部總數合計
之實千一百八十一此奪一字

百官志一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　皆字疑誤

百官志二太史令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　按下
文所列人數得四十六疑此有誤

明堂及靈臺丞注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　按下文
所列人數止四十一上下文必有一誤

太祝令　前志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爲祠祀武帝太初
元年更曰廟祀按武帝既更曰廟祀而此仍稱太祝者蓋
東京復其舊名

太子樂令注員二十五人　按下文所列人數止二十四

必有一誤
右屬太常本注曰有祠祝令一人後轉屬少府　按祠祝令前志屬詹事不知何時屬太常又轉屬少府也
中興以來省前凡十官注案前書十官者太宰均官都水雍太祝五畤各一尉也　按太宰見有不得云省以前書攷之所省者太醫太卜均官都水雍太宰太祝雍縣名五畤在焉故特置二官五畤各一尉凡十一官而志云十官恐有奪誤
光祿勳注員吏四十四人　按下文所列人數凡四十五必有誤
左中郎將注蔡質漢儀曰中郎解其府次五官　按下府字乃衍文
虎賁中郎將注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孔安國曰若虎賁獸言其甚猛　按

虎賁氏周官莽好做古襲其名乃謂以孟賁故名近於郢書燕說矣孔安國說乃禮記注亦見樂記釋文如虎之奔小顏注漢書亦云然蓋亦舊說然周官有虎賁氏有旅賁氏漢亦旅賁令丞虎賁可言如虎賁獸旅賁可言如旅賁獸乎虎賁可言如虎之奔旅賁可言如旅之奔乎是二說皆未是惟樂記正義曰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前志旅賁令丞小顏曰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爲奔走之任也如此說方兩通也

中散大夫　前志無

諫議大夫注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爲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爲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　按此文與前志不合恐有錯誤依前志當云光祿大夫本爲中大夫武帝太初元年更爲光祿大夫元狩五年置諫議

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

有請室令　前志無請室令

衛尉注員吏四十一人　按下文人數凡四十二必有誤

右屬衛尉本注曰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　按當云

省旅賁令丞衛士一丞

考工令　前志屬少府

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廄皆六百石令注前書曰有大

廄未央家馬二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

令丞晉灼曰六廄名也　按前書二令作三令與此所引

異亦無晉灼注

右屬大鴻臚本注曰中興省驛官別火二令丞　驛當作

譯

百官志三右屬宗正本注曰中興省都司空令丞　按前

志尙有內官長丞諸公主門尉

本注又有廩犧令　按此與雒陽市長滎陽敖倉官前志所無

給事黃門侍郎　按給事二字誤在前一行之末宋志云漢東京曰給事黃門侍郎此其證也隋煬帝時始去給事之名見隋志

祠祀令　前志屬詹事

濯龍監直里監　前志有上林中十池監即此職也建都既異故官制亦殊

尙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　按前志有尙書令又有中書謁者令是二官據此注乃一官也未詳

右屬少府　按本注列所省之官前志尙有若盧左右司

空東園匠四令丞均宦長丞此皆未及前志武改永巷曰掖廷而此永巷令掖廷令分職又中藏府令前志所無

百官志四中宮僕　按蓋卽前志之中太僕前志云不常置

中宮謁者令　前志無按疑卽前志之中長秋令

中宮尙書　前志無石顯弘恭爲中尙書未知卽此官否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　中宮署令　中宮藥長　按前志無此三官

右屬大長秋　按前志有中長秋倉廐食官令丞皆不見當是中興省也

太子庶子　按下文之中庶子乃前書之庶子此庶子前書無

太子倉令　前書無

太子食官令　卽前書之厨長
太子門大夫本注舊有左右戸將別主左右戸直郎建武以來省之　按前書無太子左右戸將太子旣無郎將恐不得有左右戸將門大夫職比郎將則左右將當卽門大夫所行之職
右屬將作大匠注前書曰屬官又有左右中候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士令丞成帝省　按右當作石士當作七傳寫誤也以前書核之成帝陽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後中校五丞是石庫東園主章令丞及左右前後中五校今非成帝所省此晃有左右校令則中興省者石庫東園主章令丞前後中校三令又主章長丞注欠核
城門校尉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注李尤銘曰平城司午厥位處中御覽一百八十三引作平門督司午位處中

津門注銘曰津名自定位季月未　玉海引同初學記引
作名有定位惟月在未
小苑門　按李尤十二城門銘注所引缺其一當是此門
御覽玉海皆不全無以補之玉海於此下注一午字然平
城實居正南午位此玉海之誤也
耗門　玉海同御覽作旄門按門不當以耗名則作旄者
是也
中東門注銘曰中東處仲月位當卯　御覽引作東處仲
月厥位當卯
穀門注銘曰穀門北中位當于子　初學記引與此同下
二句曰太陰主刑殺伐爲始玉海子下注曰一作丑御覽
引作丑下二句始字作首按穀門既爲北中則子字是
百官志五成帝更爲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

按秩二千石下當云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
年復爲牧沿革始備
太傅但曰傳注全國之難誠固財物之富侔衛之益亦既
得之於前矣　固字疑當作因
輿服志上書曰明試㠯功車服㠯庸　按注引孔安國曰
云云今書傳未見又一通以下則與今書傳同豈梁
時孔傳有兩本乎
金鍐　按鍐當作鋄即說文之叜字下同
耕車　置轙　按轙字說文玉篇廣韵並無蓋𨌺之譌也
說文𨌺車笭閒皮篋也古者使奉玉所㠯盛之从車玨讀
與服同𨌺本㠯盛奉使之玉耕車置𨌺㠯盛來耜戎車置
𨌺㠯盛冑冑弩凡卷內轙字皆當作𨌺
輕車　洞朱輪輿　張安世傳注引彤朱輪輿此洞字乃

凋字之譌

韝靰弩箙注徐廣曰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　按韝靰弩漢書張安世傳注引作韊弩此韊譌爲韝又衍靰字遂不可解小顏曰韊皮篋盛弩也音服文選東京賦韊弩重旃李善注置弩於韊曰韊弩徐廣謂置弩於軾上非也

輿服志下續其顏却摽之　玉篇廣韵並無摽理也

皆曰白珠鮫爲鐔口之飾注通俗文曰刀鋒曰鐔　按鐔者鏢之俗體然說文鏢刀削末銅也削者刀鞞也刀室之末以銅飾之曰鏢鞞用革故其末飾銅以上段氏說　與通俗文所言不同高誘淮南天文訓注標讀刀末之鏢與通俗文之說略近然刀鋒而飾以珠鮫恐不堪用矣其說未可從也說文鏢下引唐韵撫招反

臙綌谷如其印　綌集韵胡故切類篇佩印系按類篇之

訓詁即用此志[illegible][illegible]穄即絝之訛或書夸於左旁遂成此
字玉篇以絝爲古文綯絧料褑緄㯺也䏎絝者謂以縇料
縍之也